

胃切除— 的先驅

皮樂士

• 黃紹寬譯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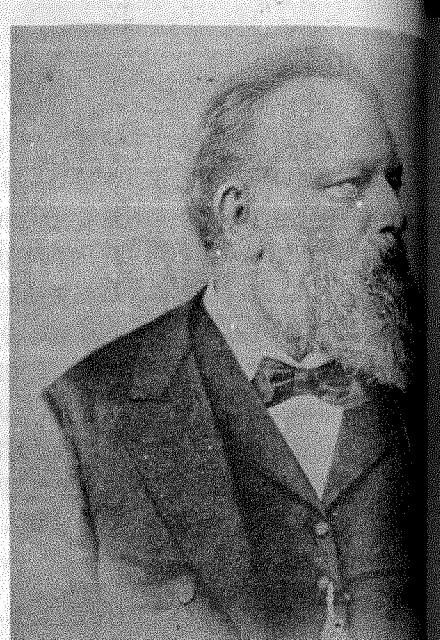
醫藥及音樂的漫長發展歷史中，沒有人像皮樂士 (Theodor Billroth 1829~1894) 那樣熱情地在這兩個領域裏，孳孳不倦地鑽研。儘管他在外科學上，已有輝煌的成就，他仍然一直熱愛音樂，把晚上的時間奉獻於音樂。

外科醫：皮樂士 (Christian Albeit Theodor Billroth) 1829年4月26日誕生於位在波羅地海中的魯根島 (The island of Rügen)，距荒涼的德國海岸及波羅地海 (Baltic Sea) 對岸的瑞典半島均不遠。他是長子，三個弟弟都是福音會的傳教士，祖母是歌劇女主角，他在格來斯佛 (Greifswald) 學習音樂，開始他的學院生涯。隨後聽從母親及外科醫生朋友包姆 (Dr. Wilhelm Baum) 的勸告，遊學古亭根 (Gottingen)，在那兒，他開始對醫學發生興趣。1852年，他在柏林 (Berlin) 完成醫學教育並獲得醫學博士的學位。畢業後，他在維也納及巴黎學習一段時期，接著就留任柏林主要外科醫生連琴柏 (Bernard von Langenbeck) 的助手。直至1860年他被委任為瑞士蘇黎世

(Zurich) 的外科學教授為止。

瑞士醫學中心是他在歐洲所建立的一個很俱水準的醫院。七年內他治癒八千多個病患；其年報的精確、真誠與完整，對外科學的進步貢獻甚鉅。他在蘇黎世出版了關於「外傷感染與病患體溫關係」的重要論文。在此時期他還完成了外科聖經: *Allgemeine Chirurgische Pathologie und Therapie* 1863)。這是一部不朽的巨著，總共發行了十一版，有十種外國語文的翻譯本問世。一八六七年，他遷居維也納，直至一八九四年因病逝世於此。

由於觀念作風的大膽，在其完成外科切除的技術之前，他做了無數的動物實驗。他耐心地等待病例，發展成功診斷學上高度精確的技術，以及生理學上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方法，即使以今日如此進步的醫學眼光來衡量，亦不失為相當有價值的成就。而他自身最值得驕傲的成功是：一八八一年元月廿九日，在臨牀上首次成功地用皮氏胃切除術第一法 (Billroth I)，替一位四十三歲名叫海勒，患有胃幽門癌的女病人完成胃切除術。手術過程進行了



九十分鐘，手術包括幽門切除並吻合於十二指腸，結果非常順利，病患的嘔吐現象完全糾正；營養狀況亦獲改善。皮氏胃切除術第二法 (Billroth II) 也於四年後的一八八一年元月十六日完成。此二方法的不同處只在於後者幽門切除後與空腸 (Jejunum) 吻合；而第一法是與十二指腸 (Duodenum) 吻合。

皮氏是當時的一位外科大師，慕名而來的門生，遍布世界各地。其中名氣較盛的有拉迪琪 (Mikulicz-Radecki) 以癌外科聞名、邱尼 (Vincenzr Czerny)、郝斯德 (Williams S. Halsted)。

除了有名的外科論文外，他還發表了許多其他方面的文章，並且主編外科期刊。

一八八〇年，五十一歲那年，他知道自己有心臟衰竭的前驟症狀。兩年後心耳顫動 (Auricular fibrillation) 出現。直至他去世為止，他都在間斷地服用着毛地黃 (Digitalis) 及毒毛旋花子苷 (Strophantin)。當時有名的內科臨床醫師赫門 (Herman)、諾斯納吉 (Nothnagel)、和布魯爾 (Josef Breuer) 負責為他診治。依據布魯爾的診斷是：外因性心肌炎 (Exotic Myocarditis)、膽結石及腎結石，以及未治癒的肺炎合併症困擾着其餘生。他勇敢地與肺氣腫奮鬥，然最後終導致肺水腫，於一八九四年二月六日，死於其所喜愛的義大利阿巴齊 (Abbazia) 的避寒別墅，依照他的遺志沒有做屍體解剖。

皮氏為人厚實、身材中等，但顯得英氣勃勃，有着獅子般的長像，配着滿臉的落腮鬍子，是位領導人材，他為人誠實，但却熱情，天生合群，交遊很廣。布拉姆斯 (Johannes Bramhs) 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從一八六〇年，他們在蘇黎世 (Zurich) 偶然認識，一直到皮氏逝世，他們都維持着似達蒙與皮西亞斯 (Damonpythias) 一樣生死至交的友情。他倆有三個共同的地方：都是德國北部人氏；都熱愛音樂；都盡職於自己的工作。而其相異處：皮氏是位溫文儒雅、而又飽學有禮的丈夫與父親；布拉姆斯却是聲音沙啞、粗獷而保有童真的光棍。一八八二年皮氏因布拉姆斯不願離開維也納，而拒絕就任為柏林外科學教授。他死後，布拉姆斯在孤單與寂寞的情況下，生活了三年，最後亦因肝癌而謝世。

皮氏拼命工作，他的範圍遠被整個歐洲，身任

歐陸各國的外科顧問，收支相當可觀，可是他仍埋怨自己經濟拮据。因為他的家庭需求甚鉅。他的家庭五人：妻子及愛爾斯 (Else)、海倫奈 (Helene)、瑪莎 (Martha) 等三個女兒，還有他自己。他那嚴格的福音教派的背景，對他的一生影響很大。身為良師的父親，他認為『家』是一個男性生活的大本營。他對於光棍作曲家布拉姆斯非常不以為然，因為後者沈溺於娼妓的逸樂。

音樂家：由於年青時對於音樂的熱愛，一直使他無法放棄。在蘇黎世時期，他還不時寫寫音樂評論的文章；譜了一些弦樂三重奏及四重奏的曲子；鋼琴四重奏及幾首上唱曲。他花了許多時間練習鋼琴及小提琴，後來並成為業餘鋼琴家。

遷居維也納七年後，他遇到布拉姆斯，表現了他們對於音樂的共同愛好。終於加入作曲家的陣容。其中有：韓斯立克 (Edward Hanslick)、維也納音樂評論家布烈西 (Neue Freie Presse)。結果在維也納有關華格納 (Wagner) 標題為：「將來的音樂」的大論戰中，皮氏、布氏、韓氏成為反華格納軸心，使華格納在維也納好幾年來都無法抬頭。

皮氏家中的音樂廳是維也納許多音樂中心之一。佈置得非常雅緻，有一部大型鋼琴。它成為布拉姆斯所喜愛作為首演的地方。他的大部份室內樂、歌唱曲、以及第三、第四兩首交響曲，都是在此首演，皮氏並保存着布拉姆斯所託付的手稿。

最有趣的事是：他的房子由一七九五年至一八一〇年間，是維也納臨床醫學教授，公共衛生學之父法蘭克 (Johann Peter Frank) 所擁有。其子約瑟夫曾是貝多芬的私人醫生，娶海頓 (Haydn) 的女弟子：女高音喬拉娣 (Christine Gerardi) 為妻。皮氏曾寫信給布拉姆斯說：「對我來說，最有趣的事，莫過於法蘭克 (Johann Peter Frank) 與貝多芬在此房內成為朋友，而一百年後，你我亦在此房內成為朋友，難道過去海頓就沒有可能在此演奏過嗎？你看多麼偉大的三位：海頓 (Joseph Haydn)、貝多芬 (Ludwig van Beethoven)、布拉姆斯 (Johannes Bräms)。皮氏的最後一本著作是 *Wer ist Musikalisch? (Who is musical?)*，於他死後一八九五年由韓斯立克 (Hanslick) 出版。

總而言之：身為外科學史上的一位偉大人物，皮氏與音樂一樣地屹立不朽。